

一個有戲的地方——河北永清停雲谷，正當第三十屆「中國少兒戲曲小梅花薈萃」活動舉辦之際，停雲谷的暢音閣搭起了另外的「舞台」，「劇目」不同，「演員」不同，給這個戲劇小鎮帶來了特別的溫度。

「幾生修得到梅花——第一回停雲雅集」在八月的第一天拉開了序幕，登台亮相的「演員」是詩人、導演、策展人、媒體人、雕塑家、批評家、書法家，身份不同，作品一致：書法。

兩個月之前，學者、書法家、策展人王登科向我約稿，書寫四幅與戲曲文化相關的書法作品參加雅集活動，到暢音閣同其他文人騷客品曲論藝，詠詩揮毫，與這個炎熱的夏天共守一段難忘的時間。

暢音閣，木質徽派建築，是幾年前從江西收購，移建於此。我多次在暢音閣聽廊坊益田藝術學校師生的表演，不管是京戲、崑曲，還是河北梆子、評劇，讓我更為真實、更為直接地感受到了中國戲曲的無窮魅力。

在一個有戲的地方，王登科把書法與戲曲進行結合，通過文人雅集的形式，盤活藝術資源，激發生命張力，賦予書法與戲曲新的語言樣式。無疑，這是一個優美的想法，也是一個有目標的藝術實踐。

為第一回停雲雅集，我寫了四幅字，一幅是橫披「幾生修得到梅花」，這是宋代詩人謝枋得《武夷山中》的一句，全詩如下：「十年無夢

得還家，獨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一幅是斗方「一人永占」，看字面不知何云，只要對中國戲曲史有一點了解的人，就知道這是明末清初劇作家李玉四部劇本《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的統稱。第三幅是條幅，所書是山西榆次城隍廟戲台的楹聯：「善惡報施，莫道竟無前世事；利名爭競，須知總有下場時。」最後一幅橫披寫的是山西稷山三界莊玉皇廟戲台的楹聯：「頃刻間千秋事業，方寸地萬里山河。」

在旅行途中，我特別留意傳統戲台的楹聯，如有詞雅意深的聯句，我就會抄寫下來，作為書法創作的素材。山西是中國戲曲的搖籃，是金代院本、元雜劇的重要發源地，地方劇種繁多，所遺留的古戲台居全國首位。戲，是唱人生的，戲台，就是一個世界，圍繞戲台而撰寫的楹聯，是對政治與社會、廟堂與市井的高度概括，頗具歷史滄桑感。其文學價值不容小覷。我讀戲台楹聯，會發出沉重的人生感嘆。

從戲台到劇目，戲曲對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少年到中年的審美薰陶，戲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看《西廂記》，聽到念白「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尚書，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後一年喪母。小生書劍飄零，功名未遂，遊於四方」，一下子刻進記憶，終生不忘。喜好書法，要有一枚

閒章，刻什麼？我想到「書劍飄零」四個字，刻好之後，鈐在書法作品上，有時，會看着這四個字發呆，心事滿腹。

對孔尚任也是情有獨鍾。他生於一六四八年，卒於一七一八年，是清初的著名劇作家。孔尚任沒有考取功名，進京為官，得力於孔聖人的保佑。他寫《桃花扇》，講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故事。康熙不喜歡，把他轟回老家。在曲阜，孔尚任目睹民生疾苦，心有波瀾。我喜歡《桃花扇》那段蒼涼、悲咸的《哀江南》：「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講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台棲鳥島。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論圖換稿！謫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一曲絕唱，唱得驚天動地，這就是戲曲的生命力。

八月一日的暢音閣，是「幾生修得到梅花——第一回停雲雅集」的舉辦地。我們的書法已經掛在廳堂，頗具創意的布展，把學者、藝術家們的心思拿捏到位：不論官銜職稱，尊重個性，平等對話。在一個橢圓形的場域裏，大家自然落座，一洗社會俗態。據此，我想起唐代詩人、也是朝廷重臣的張說在主持麗正書院更集賢殿的儀式上所講的一段話：「學士

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然後要求並列擺好十九杯酒，與眾學士共飲。

在「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的橢圓形雅集場域，我看到了詩人、學者張維，詩人、書法家王家新、趙雪松、歐陽江河、張緯東、于明詮、王登科，媒體人丁劍、施晗、張后，策展人張宏芳，作家瓦當，書法家劉京聞、張露小荷，電影導演、學者王超，他們的一側是舞台，前後是書法，一幅幅主題先行的書法，也像一位化好妝的演員，等待上台的機會。張維主持雅集，依次論說，話題就是書法與戲曲，文學與人生，今天與未來。

時間的隧道足夠幽密，語言的空間飛揚燦爛的情思，一個有戲的地

方，一個老建築，一個永久的話題，就這樣穿插、對撞。一個下午變得短促，每一個人所談也是言猶未盡。

雅集結束之後，我又去拜觀各位先生的書法作品。精煉與灑脫，粗獷與豁達，生辣與平實，展現了中國書法的思想之深，筆墨之美。我站在于明詮的一幅行書作品面前，不由自主地讀起來：演悲歡離合，當代豈無前代事；觀抑揚褒貶，座中常有劇中人。這是北京正乙祠戲台的聯句，三十年前第一見到，就被深深吸引，也經常書寫不輟。看着這幅對聯，腦海裏再一次出現了有「中華戲樓活化石」之稱的正乙祠，舞台上所演繹的懲惡揚善的故事，也緩緩展開了它的情節。



▲徽派建築「暢音閣」。

作者供圖

凡人不凡



黛西札記
李 夢

今夏，國風原創動畫《八仙！》逆勢突圍，成為暑期檔一匹搶眼黑馬。「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神話傳說流傳千年，人盡皆知：從唐宋起口口相傳，自明代通俗小說《東遊記》定型，鐵拐李、漢鍾離、張果老、呂洞賓、何仙姑、藍采和、韓湘子和曹國舅八位仙人不同於天界神仙，個個出身市井凡人，因在民間屢施善舉而得道成仙。傳說八仙於蓬萊仙境歡聚，相約各憑法寶橫渡東海，或騎驢、或踏芭蕉扇、或乘花籃踏玉簫，是為「各顯神通」。

八仙故事常說常新，皆因凡人向善、濟世為民的樸素價值觀。電影並未延續神話敘事，而是在保留原作價值觀基礎上，重塑故事脈絡與人物形象。傳說多着墨八人成仙後，電影則回溯，關心八仙的凡間經歷。當三界異動、人間災禍頻發，邪惡戰神布下毒陣讓蒼生深陷苦難，八位來自五湖四海、不乏性格缺陷且各有私心的平凡人，因機緣巧合齊聚蓬萊。「草台班子」沒有天生法力，頻頻猜忌爭執，卻也在一次次危機中並肩作戰。從最初求財求功名，到目睹人間疾苦後逐漸放下小我，憑藉普通人的勇氣、善良與智慧，對抗大敵，守護百姓。

邪不壓正的結局，契合受眾對於闔家歡電影的情感期待。片中八仙有怯懦、有貪婪糾結，會犯錯、會退縮內耗，與普通人別無二致。「強者失心、凡人救世」的對立設定和劇情反轉，讓觀者眼前一亮；八位凡人一路升級打怪、最終打破困局、化解浩劫的故事，溫暖正向，更讓日日勞碌奔忙的打工人們彷彿看到理想中的自己而心生慰藉。如是敘事邏輯，常見於暢銷文學和熱播影視：《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瘦弱的眼鏡男孩哈利最終打敗被慾望和邪惡裹挾的伏地魔，《哪吒》系列電影中，哪吒與敖丙兩少年並肩對抗法力無邊的無量仙翁，以弱勝強，滿足人們對善良有報的樸素期許。

生動的劇情，加之貼地幽默的台詞，讓古老神話一改傳統刻板印象，以年輕化的姿態走進當下，嬉笑怒罵之間而生姿彩。不論八仙傳說，抑或今日改編電影，起承轉合處藏著延續千年的樸素信仰：真正的修行，在於歷經磨難仍為民挺身，身處俗世仍心懷良善。堅守正道，凡人不凡。



自由談
雨儒、林紹奮

盛夏七月，南風拂面，僑韻綿長。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香港大紫荊勳賢、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原副主席盧文端攜隨行人員風塵僕僕奔赴福建漳州，踏訪這片僑賢輩出、文脈深厚的熱土。此行首站，便是老一輩僑領林開德先生的故居，奔赴一場跨越歲月的僑魂之約。

清幽的僑村裏，五十多幢質樸的小別墅錯落靜立，褪去浮華，自有風骨。佇立在十三號別墅門前，時光彷彿悄然回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斑駁的木質門窗完好留存，未經奢華雕琢，樸素的屋舍藏著最純粹的初心。盧文端駐足凝望，心生萬千感慨。老一輩僑領一生勤儉自持、樂善好施，將半生打拚積攢的財富盡數傾注於桑梓公益，不求名利、不圖浮華，以一生赤誠踐行愛國愛鄉的初心。這份質樸無私的僑領風骨，在尋常磚瓦間靜靜流淌，深深撼動着來訪之人。

辭別僑村故居，步履不停。盧文端一行驅車百餘公里，奔赴東山島銅陵關帝廟，循著文化傳承的初心步履踏山尋脈。

海風習習，濤聲依舊。海邊的風動石巍然矗立，兩百多噸的巨石靜立千年，閱盡潮起潮落、歲月滄桑。它見證過鄭成功船隊揚帆啟航的壯志，守護過關帝廟六百年綿延不絕的裊裊香火，將海島的風雲往事、人文底蘊，盡數鐫刻在深淺交錯的石紋之

中。漫步頂街青石板路，古厝連綿、古韻悠悠，街巷間淡淡的香火氣息縈繞不散。家家戶戶廳堂之中，關帝神像靜靜佇立，無聲訴說著兩岸同根、文脈同源的深厚羈絆。山海可以阻隔地域，卻割裂不了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的根脈，這份跨越海峽的精神紐帶，始終緊緊牽繫著兩岸兒女。

晚風枕海，宿於東山。次日正午，盧文端再度啟程，前往漳州台商投資區玉江村洲頭社，探訪林開德故居紀念館，溯源僑賢初心。這片水土，是林開德幼年成長的故土。一九二七年，年僅十二歲的他告別九龍江畔的故鄉，隨親人遠渡重洋，輾轉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地，於南洋風雨中艱難謀生、砥礪前行。亂世浮沉裏，他心懷家國大義，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憑藉擔當與堅守成長為印尼知名僑領。一九五二年，心繫桑梓的他毅然攜全家歸國，傾盡心力投身家鄉建設，以半生耕耘回饋故土恩情。

聆聽著講解員娓娓道來的生平過往，盧文端深深動容。林開德先生的一生，是無數



愛國華僑的縮影，半生闖南洋、一世念故鄉，大公無私、甘於奉獻，深耕公益、反哺桑梓，風骨灼灼，堪比陳嘉庚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愛國僑領。更令人欣慰的是，僑魂代代相傳，其子林紹奮接續父輩初心，堅守公益之路、踐行家國擔當，讓愛國愛鄉的精神薪火不息、代代膺續。

循著僑韻文脈繼續前行，盧文端一行來到國家級文保單位天一總局。今夏爆火的影片《給阿嬤的情書》，讓無數海外華人讀懂了僑批背後的思念與堅守，而坐落於角美鎮流傳村的天一總局，正是這份僑韻文化的核心載體。作為中國首家民間國際郵局，一八八〇年由旅菲華僑郭有品創辦，初名「天一批郊」，比清政府官方郵局早誕生十六年，是閩南僑批文化、海上絲路文明的珍貴遺存，曾獨佔閩南三分之二的僑匯份額，見證著百年前南洋僑胞的思鄉深情與闖海壯舉。

駐足展廳，凝望百年建築，南洋拱廊、羅馬柱與閩南紅磚古厝巧妙交融，中西合璧的建築風骨獨具韻味。水磨石牆面之上，郵差浮雕紋路清晰、細節生動，一瞬穿越百年時光，彷彿看見舊時僑批往來、鴻雁傳書的溫情圖景。先輩們遠赴重洋、披荆斬棘，搭建起聯通海內外的郵路脈絡，用堅守與拚搏書寫海外僑胞的家國赤誠。駐足庭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深深感念先輩闖海興業、心繫故土的赤誠，亦為閩南深厚的僑鄉文脈倍感自豪。

◀航拍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美麗風光。
中新社

邊緣藝術家



英倫漫話
江 恆



英倫漫話
江 恆